

附件 實物作品

中央通訊社影音專題「老·技藝 新·生命」逐字文稿

1 捏麵工藝結合動畫 走出新生命

https://cnavideo.cna.com.tw/Project/Old_craftsmanship_new_life/Video-1/004334737?v=XrkGkTXEFv%2BaxVBgnbQJ7w%3D%3D

逐字文稿：

手指輕輕搓揉塑形，不到幾分鐘，玫瑰花朵在手中栩栩如生成形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我是從小大概從六歲一直到大二，都在廟口賣捏麵人。我小時候超討厭它的。可是我又很需要它，因為我會做捏麵的時候，我覺得我同學很喜歡我。我會做很多同學喜歡的東西給他們。其實說實在它是很有用，真的很有用 因為我後來對立體造型這塊會很有興趣。跟捏麵當然完全是有關係，因為它就是練手的直覺。」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，出身彰化捏麵世家，練就一手捏麵好功夫，拿來拍攝捏麵偶動畫，要在新時代，為這項源自廟會祭神的傳統技藝，尋找重新綻放的機會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像我們以前在廟口賣，是不是捏一隻賣一隻 捏一隻賣一隻 就是速度也慢，我的手也痛，然後看的人也不多，但是做成影片的話就可以上網，網路的話就是無國界的了 可以這樣子傳輸 外國人也看得到，所以它會不會讓我們這個技藝生存機率再提高？」

想提高生存機率，代表著捏麵工藝正走向沒落。黃勻弦其實早在國中，1990年代，電玩開始興起，就已經看到沒有人要學捏麵的窘境。對捏麵放手說再見的想法，也不是沒有想過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傳統的東西雖然美好，那如果真的被大家覺得 它不被時代所需要 就讓它走，這樣難道不好嗎？」

從小學的手工藝，以後不再碰，黃勻弦坦言捨不得，但是要怎麼讓它繼續生存？不只黃勻弦在問自己，這也是許多工藝老師傅和第二代面臨的挑戰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竹刻、木雕、陶藝、書法、做燈籠蓋廟什麼的，他們都希望，他們也都不希望自己的第二代來接手，因為辛苦。他們希望孩子接 是因為不想讓這個工藝、這個技術斷掉，他們不想孩子接，是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工藝在正在式微中，所以它是一個拉扯，它是一個大家不曉得該怎麼處理的事情。」

如何為捏麵續命？黃勻弦一直在找答案，十多年來，她曾在創意市集擺攤多年，賣 Q 版造型捏麵人，2010 年開始拍攝停格動畫，讓捏麵人偶動起來，變成有靈魂有溫度的角色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影片很好，影片就可以把價值觀也灌進去。那它就不一樣，它就長得就不一樣。它就不是工匠，就不是只是維妙維肖。因為我會製偶對不對，所以只要有攝影棚、攝影技術、後製技術，然後音樂再進來，影片就成立。」

拍了動畫影片，還需要有觀眾捧場。相較 2D 和 3D 動畫，全球早已百家爭鳴，一片紅海，停格偶動畫不管在台灣或國際，作品相對少，是進入市場的絕佳切入點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台灣不是常常說要過彎超車嗎？我們要選對項目對啊。偶動畫是一件，我覺得是動畫系統裡面最公平的一件事情，一個台灣人拍偶動畫，跟一個德國人跟英國人跟瑞典人跟冰島人，哪一國人來拍偶動畫，都很痛苦。所以沒有差，這是一個，算是科技跟成本距離最短的。」

停格偶動畫製作耗時，全球皆然，技法上則各有巧妙。黃勻弦的捏麵偶人，質地柔軟，帶著手工痕跡，不同於歐美高成本，3D 列印和開模量產的偶人工整，風格上又凸顯出自己的特色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國外那樣打模雕然後開模，就是每個都很準，所以有的時候他們播得太順的話，看起來會像 3D 動畫是因為他們是完全是準確的。我們是直塑法，直接塑型下去，所以上都是有指紋的，也不可能那麼準確，就算是換表情，也是每一張臉都是手工再做一次，所以它感覺會軟軟的、質感不一樣。會比較有應該怎麼講，它會有瑕疵，不會像 3D 這麼完美的，但它會更有人味。」

黃勻弦投入捏麵偶動畫超過八年，完成了兩支電影動畫短片，2016 年的作品《當一個人》，融入台灣獨特的廟宇文化，獲得許多國際影展邀約，去年更一舉奪下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的肯定，她期許更多人來關注快要失傳的台灣老工藝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我們可不可以對自己的東西有信心一點，然後再投注更多熱情。然後不要覺得說這個就 可是這些東西都是要靠好作品來把它推起來。所以

這個我們現在路才走一半，我很難說未來會怎麼樣。」

從童年到處奔波擺攤的小女孩，到獲得金馬獎肯定的動畫導演，黃勻弦帶著手中的捏麵人轉型，一步一步，走出新生命。

2 捏麵偶動畫 新台灣之光

https://cnavideo.cna.com.tw/Project/Old_craftsmanship_new_life/Video-1/004335537?v=pvZZAdg05ymuC4XoGDIsew%3D%3D

逐字文稿：

台灣藍鵲、小貓和魚兒，爬上了廟宇屋頂，帶觀眾進入想像天地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我當初設計這個廟的概念，它是個小朋友印象中的廟。因為這場戲在我們新片裡面，他就是一個小女孩想像的過程，這個主角叫小三，像她因為有穿百褶裙，那個裙子就是跑啊什麼的，在動的時候都要能夠飄，所以裡面每一個褶裡面都有骨架。」

巧手一捏，動畫師黃勻弦，為人偶演繹動作，做造型，抓表情。熟練的指尖功夫，來自從小和父親學做捏麵人的紮實打底。她和同樣學設計的大學同學唐治中，拍停格偶動畫，想為捏麵工藝的保存和呈現，走出一條新道路。

動畫監製唐治中：「勻弦她把捏麵人做成立體公仔、做成故事、做成偶動畫，我就發現捏麵人好像跟我之前的想像是完全不一樣。算是被吸引，就開始希望可以一起來製作 後面的作品。」

捏麵技藝在攝影棚裡轉生，成為造型的工具，黃勻弦發揮捏麵實力，游刃有餘。不過跨界拍停格動畫，有新挑戰。開發原創故事，燒腦力，拍攝過程，耗體力。

動畫監製唐治中：「你會拍到生氣，就是動一下拍一張，如果拍前十張都 OK，但你拍到第五十張、六十張、一百多張的時候，如果有點拍錯，然後有點拍不好了，你又調不回來，或是你踢到桌子、踢到腳架了，你會很想死，很想要把自己的腳剝掉。」

十年來，黃勻弦和夥伴，完成三部原創短片，技術和速度明顯有進步，證明捏麵偶動畫是條可行的路，也讓家中長輩轉變態度，樂觀其成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前半段初期的時候因為轉型，太多不確定，所以他們可能會比較觀望、比較擔心一點，可是之後經過這幾部作品，就是就是確定這種技法可以轉成，就是我們停格不用開模、不用 3D 列印，是可以靠這種傳統技藝把它轉成停格動畫的，那現在只是我們如何把它做得更好。」

提升拍片的技術和內容，是為了增加國際競爭力。目前全球動畫界，除了美國和日本兩大動畫王國，產量多，上院線放映和輸出的機會大，其他各國動畫作品拚曝光，國際影展是最主要的舞台。

動畫監製唐治中：「在地動畫其實各國都很蓬勃，台灣其實也一直很蓬勃，可是他無法、他不會輸出，除非是影展，除非我們特別去抓。」

黃勻弦和團隊，帶著作品到各國影展走了一圈，發現原本拍片只想保存捏麵的單純任務，必需升級，因為國際間，很多人還是不認識台灣，說台灣的故事，強化台灣的文化符碼和音樂元素，一起打包出去，成了現階段的目標。

動畫監製唐治中：「之前有聽一個外國導演說，其實他們希望他們看到我們的東西，而不是做他們的東西。所以我們就特別在思考，什麼只有這個地方有，別的國家都沒有。」

動畫導演余聿：「我們這一代來說，我們對文青風會很膩，可是我發現外國人都很喜歡。因為我之前就有聽過香港朋友說，就是很喜歡我們的文青感，所謂文青感的東西，因為他們沒有。然後我才會驚艷到你們沒有喔的感覺。所以就覺得我們慢慢發展一些，我們自己特色的感覺，其實是一些我們文化相近的國家沒有的。」

在台灣，專職從事停格動畫製作的人不到 20 人，圈子小，常常互相支援，也透過辦講座，經驗分享和校園教學，希望吸引新血加入，累積台灣動畫的能量。

動畫導演余聿：「像小弦他們得獎，對大家來說都是滿大的鼓勵。就覺得這個地方在慢慢地發展，也是其中一個我答應去當講師的原因。一個班大概會有兩個學生很喜歡，問有沒有實習機會，如果這些人都慢慢培養起來的話，其實會有越來越多人在做這個。」

動畫監製唐治中：「像北藝大、台藝大、南藝大還有各個數位多媒體系，然後還有一些很多的系所都在做動畫，甚至不是做動畫系所也都會做動畫。假如我們只看市場面的話，會覺得台灣沒有太多的東西，可是其實我們潛在的能量是很強大的。」

唐治中和黃勻弦接下來計畫拍攝長片，結合影像、音樂和故事敘述的挑戰自然加

倍，他們想要衝在前頭做示範，拋磚引玉，不想和上一代的工藝師傅，到年老技術快失傳了，才在著急後繼無人。

動畫導演黃勻弦：「傳承，要在狀況好的時候。師父你要捨得，因為技術反正人死了什麼都帶不走，你一定要捨得把你的技術推出去。徒弟自己要有要意識說，好功夫我學了，我一定要創新，我要做得跟師傅不一樣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就會呈現很多元的面貌，這樣是好的，這樣才會百花盛開。」

古老的捏麵，搭配創意，轉型成功，黃勻弦化老技藝為養分，灌溉停格動畫這株新芽。儘管選擇的是一條很窄的小路，她相信走下去，一定會有更多人加入，一起迎接終點的美麗風景

3 龍鳳祥交趾陶 薪火相傳 108.8.10 播出迄今

https://cnavideo.cna.com.tw/Project/Old_craftsmanship_new_life/Video-1/004334739?v=c5FnKvu%2BbyRCodnv3RRIOw%3D%3D

逐字文稿：

書卷氣息鏡框下，一雙眼睛專注有神，交趾陶藝師呂皇澄全神貫注，用雕刻刀勾勒飽滿的麥穗。麥穗粗胚接下來經過上釉、窯燒，形成的交趾陶作品，要從嘉義的工作室，運往一小時車程外的雲林麥寮。

麥寮鄉公所的新大樓裡，搭起了三層樓高的鷹架。曾獲國家薪傳獎表揚的交趾陶藝師呂勝南，正忙著用刮刀，做水泥浮雕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勝南：「交趾燒的部分我們都是從嘉義燒好，然後去把帶過來，像那些麥梗都是要用交趾燒去把他表現出來，廟的部分也是用交趾燒把他裝上去細部燒好之後再做上去，因為細部你要用水泥做的話 比較沒有辦法表現出來。」

這一幅結合水泥浮雕與交趾陶技法的作品，呈現麥寮從小麥之鄉演變為工業重鎮的歲月。

呂勝南和呂皇澄父子檔著手這項大型公共藝術，兒子寫企劃、投標案，父親主責技藝施做，分工有序。不過這樣的合作模式，其實也是父子倆一路磨合才有的默契。當初兩人為了要不要交棒接班，一度冷戰多年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我父親其實是極力反對我回來接這個，因為當時在民國七十到八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的時候，一片欣欣向榮 賺錢好像那個真的是台灣

錢淹腳目那時 那時候如果說我要接，我爸一定沒第二句話就說那你就接吧。可是我回來的時間是，台灣景氣開始大崩盤，已經一直開始下滑的時候。他就不希望我接。」

呂皇澄 2002 年時提出接班的想法，無奈當時交趾陶榮景不再，訂單銳減，白手起家的呂勝南，認為做交趾陶是份苦差事，不捨兒子辛苦，反對之下，什麼也不教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勝南：「其實他工作是真的很多不一定要做這個，這個真的太累。我沒有特別教他為什麼，因為這種教育是不一樣的，你要罵他。你自己去摸等你一年之後兩年之後，你再去看你以前的作品。你就會發覺以前做的跟現在做的是不一樣的，用這種方式去激勵他。」

呂勝南是學徒出身，受師徒制影響深遠，和許多老藝師一樣，真的要教，一定嚴格要求徒弟練基本功。不過日復一日只練基本功，這一點，呂皇澄很難認同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人家叫你做什麼，你就好好在那邊做 叫你做一百件，你就做一百件，然後畫，同樣一條線，就是畫，同樣一條線。我就是一個反骨的人，就是我為什麼要聽你這樣做，我既然要回來接，我勢必要在最短時間趕快把他學好。」

呂皇澄急著接手傳承，卻得到父親冷淡回應，只好出走，在外拜師學藝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人家一聽到聽到你是呂勝南的兒子，就會奇怪欸你。你怎麼會出來跟我學，我就很老實跟他講。我爸沒有要教我。真的真的，然後還好我遇到的幾個老師，人家就會覺得你是呂勝南的兒子你應該很厲害，但我其實完全都不會。」

呂勝南在外面從零開始，學藝的過程，反倒給了他空間，去思考父親的做法，也許自有道理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後來我也有去想我爸的東西話，你必須去做做做，做到熟能生巧，你就會去拿捏，後來我就覺得我爸的某一些話是有道理的。你要先學會一模一樣。你要做的像，做得一模一樣之後，才可以依照你個人的天賦去給他氣質。」

呂皇澄終於體認到基本功該練的還是得練，也開始用設計角度切入傳統工藝，將交趾陶運用在生活用品，接連有作品獲得包括台灣工藝界奧斯卡之稱的台灣工藝

競賽獎，接到了訂單，這才一步步讓父親改觀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勝南：「終究我也是六十出頭啦。要爬鷹架也是爬高爬低有點累，終究還是要傳承給下一代。」

呂皇澄回來接班，其實還有另一個目的，就是替父親做紀錄、保存文化資產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這一行養他長大，他必須為交趾陶做些事情。或許自己沒有天份，但至少能做紀錄、留給未來。因為我知道我爸是個寶，人家現在對我爸認定說你爸是一個交趾陶的藝師。沒有人知道我爸是一個很厲害的雕刻師，沒有人知道我爸是一個水泥塑很厲害的師傅也沒有人知道說，我爸是一個你泥塑很厲害的師父。也不知道說他還會脫胎佛。」

呂皇澄知道父親還有很多壓箱寶沒使出來，麥寮公共藝術的案子，只是他別有用心地安排之一。呂皇澄希望開闢更多交趾陶結合其他領域工藝技術，跨界創新的舞台，讓父親發揮更多長才，也為交趾陶這項技藝的生存和傳承，拓寬道路。

4 藝師第二代 為交趾陶續命 109.1.27 播出迄今

https://cnavideo.cna.com.tw/Project/Old_craftsmanship_new_life/Video-1/004334658?v=wyoKc5norjR0mkG0mywYrA%3D%3D

逐字文稿：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你先注意看它的那個臉比較澎一點。」

交趾陶藝師呂皇澄正和嘉義城隍廟廟方，討論廟裡的文物風格和細節，以便整理記錄。身為知名交趾陶大師呂勝南的兒子，肩上扛著為這項傳統技藝續命的重責大任，他致力保存台灣現有的交趾陶作品，也從交趾陶的材質，應用領域和風格設計上，尋求突破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這個是我之前在研發無鉛釉完之後，所設計的作品，其實它是一個壺承。交趾陶它是低溫軟陶，它的毛細孔比較大，它很會吸水，那水滴在上面它很快就會吸住，不會殘留在上面，我就運用了這個特性去做茶具，因為我去鉛了嘛，所以我也不會有所謂的使用上面的疑慮。」

呂皇澄以過去所學工業設計角度，把交趾陶開發成生活用品，讓交趾陶應用，不再僅限於廟宇裡的人偶裝飾。交趾陶從廟頂走進生活，材質也跟著改變，以避免

傳統交趾陶的含鉛釉彩，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。但少了鉛的釉彩，色澤亮度和傳統釉彩還有一段距離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無鉛的方法有它的好，但鉛釉有它的美。」

雲科大文資系教授曾永寬：「它的亮度很高，如果說把色彩加進去的時候，就會非常鮮艷，非常飽和。那假設我們把鉛拿掉後。困難就來了。它的折射率就沒那麼高它就不是那麼亮了。目前比較困難的就是 如何讓無鉛的釉彩，做到跟鉛釉一樣，有這樣一個特質。」

呂皇澄現在正攻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博士班，研究內容就包含無鉛釉彩開發。目前，超過一半基礎交趾陶釉色，包括淺黃、胭脂紅、鼠灰、咖啡等等都已調配出無鉛替代版本。這條路，呂皇澄從一開始的獨自摸索，到後來和同校具有材料研發專業的教授曾永寬合作，共享經驗。現在，實驗室裡，還多了年輕的學弟妹，加入傳承交趾陶的行列。

雲科大文資系實驗助理桑睿：「燒這個金的顏色一克就 4000 多塊，一開始買到就嚇到，這麼貴，就很不捨得加。它其實比想像中還要複雜，我以為只要加個一兩滴就好了，沒有喔，它還要加很多東西去調整它，所以就讓我覺得其實這個是蠻有趣也蠻複雜。」

無鉛釉讓交趾陶的應用更加多元，但是也引來質疑，不用傳統鉛釉的交趾陶，還算是交趾陶嗎？呂皇澄從交趾陶在台灣發展的歷史分析，交趾陶源於中國漢綠釉、唐三彩，演變到現在，材質和色彩一直改良變化，不變的是，台灣的交趾陶緊扣著廟宇文化，呈現出獨一無二的台灣味。

雲科大文資系教授曾永寬：「其實最主要，其實交趾陶是在它的風格，它的配色用色，這其實是交趾陶的特色。它的材質，並不是甚麼問題。」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在台灣，交趾陶發展歷程以來，有各種材質在上面做轉換，後來我們追根究柢來想 它就是風格，它就是台灣風格，什麼叫台灣風格？它扣緊了台灣廟宇主題，這樣的形式，依循著它後面的故事背景，它就是關公，但是又看到不同點，這好像是某個作家所做樣子。」

雲科大文資系實驗助理桑睿：「我之前有去對岸交換過，但那邊的這些廟宇文化就很少很少，雖然說那邊地大物博，但這種真的是有缺失，反而台灣在這一塊就做的蠻好的。」

廟宇文化是台灣最鮮明的地景圖像，也是呂皇澄思考交趾陶如何創新，吸引國際目光的重要靈感來源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我其實很希望做首飾，這些過去的陶偶、衣服上不是都有很多裝飾嗎？那如果我去鉛化，又能夠保有交趾陶的釉色，跟它輕透如寶石質感的味道，那我們在把台灣廟宇裡面常見的設計配件，再進行設計轉換，是不是就很有台灣味道。」

研發交趾陶新品的同時，呂皇澄也投身文物資產保存。交趾陶材質脆弱，長期放置戶外日曬雨淋，容易損壞。看著老作品不斷凋零，呂皇澄和曾永寬和時間賽跑，以科學數據建檔、打造全台交趾陶資料庫。

交趾陶工藝師呂皇澄：「很多歷代的、幾十年、或上百年的作品，不是被偷或損壞之後，就被當垃圾丟掉，因為大家不知道它的價值。」

雲科大文資系教授曾永寬：「台灣有很多交趾陶匠師，我們如何去分辨它是哪一個脈絡的，就是從它的材料入手，針對他的釉彩和技法，去建立這個資料庫。透過這樣釉彩的資料庫，我可以利用在開發新的釉彩上面。因為釉彩他的組合可以很多種，我們可以根據我們調查資料庫，我們就可以從配比，組成成分裡面，找出將來可以使用發展的方向。」

老技藝遇上科技，兩者相輔相成，為交趾陶鋪建尋根之路的同時，也為交趾陶放眼未來。